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1.

童年・少年・四川與臺灣

畫家告訴女兒說，他三歲時，躺在父母的床上，母親陪嫁的錦緞被蓋著。大紅被面上繡有銀絲線的安詳天使，飽滿的羽翅襯著朵朵祥雲，緞面漾晃出如波紋的映彩。孩子看得出神。突然，警報汽笛聲響，孩子聽了驚哭，大人叫。慌忙中，大人把孩子自暖和的被窩中抱起，找安全的地方躲避。孩子尚幼，尚未入睡，沒有進入美幻夢鄉前，就經歷了驚懼的夢魘，這是畫家最早的記憶。後來，成為藝術史家的女兒想，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父親總是畫看來可怖的人和事，但又畫得如織錦刺繡般地發出輝彩。



[本頁圖]

1949年，十歲的彭萬墀，攝於臺北。

[左頁圖]

彭萬墀，〈刀〉，1965，
油彩、畫布，100×81cm。

1939年·萬縣



【上圖】
1932年，彭萬墀母親張正璇，
攝於南京。



【下圖】
1934年，彭萬墀父親彭善承，
攝於鎮江。

三歲孩兒紅錦緞被上的刺繡是外祖母的畫稿。這位會刺繡、會畫圖的外婆受過新式教育，她是那時代少有的女子中學校長，兼教圖畫，家中有許多前人留下的書畫。這位四川重慶東北邊萬縣張家的外婆，將女兒張正璇嫁給廣元縣經營藥材兼中醫的「保元堂」的彭家少爺彭善承，這彭家少爺與張家千金就成為後來畫家彭萬墀的父親與母親。

彭家的先祖原居江西新淦縣，經營瓷器到四川，清嘉慶年間到了川北廣元落戶。廣元歷史悠久，三國時代是蜀國要地。唐時詩人溫庭筠所吟〈利州南渡〉，利州即廣元，武則天皇后據說與廣元也很有關係。彭萬墀的父親少年時代家道尚稱富足，但當時的廣元究竟偏遠落後，家人把父親由廣元送到成都求學。父親初中畢業，自己想應該離開內陸四川，到中國沿海開放城市去求更好的學習，他選擇河北天津。

就這樣乘船順長江過三峽、出四川到江蘇，再由上海北上天津。天津當時的南開中學、南開大學已開始馳名國內。這所由張伯苓先生創辦的學校，大力引進西學，希望教育青年改造中國。確實在20世紀，南開培養出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；少年的父親由蜀（四川）到冀（河北），一路上見到列強在中國的勢力，國家十分艱難，同時軍閥橫行腐敗，人民生活困頓。到了南開後接受新知，祖父原希望他學習礦業，可返鄉開採廣元豐富的礦藏，但一次聽到孫中山先生的演講深受感動，就決定較後南下追隨國民革命，希望拯救國家。

學校畢業後，父母成婚，然後到江蘇省工作。父親被派任為江蘇省高淳縣縣長，母親伴隨他在側。兩個哥哥、一個姐姐出世後，母親又懷孕。為了方便，母親回到四川的娘家待產。彭萬墀就出生在母親的娘家——四川萬縣，是年為1939年（民國28年）。

父親派回四川工作，把家自萬縣搬到重慶，又搬到成都。三歲時的萬墀在成都。一段時候過去，父親接任四川盆地東北的南充八個縣市的管轄工作。他身邊只帶母親、大哥、二哥、小妹和萬墀。因父親監督水

利工程的建設，孩童時的萬墀就跟隨著看遍南充一帶的自然風光，各城鎮的形形色色；又由於公務關係，父親必須參與各地的年節慶祝、婚喪交誼等聚會，孩童時的萬墀也就看到各式的花集、燈會、廟宇、川劇。當然他必須上學，放學回家跟鄰居孩子玩玩偶、捉蟋蟀、採桑葉養蠶，隨著較大的孩子放高高的風箏。

先秦時巴國、蜀國之地，自來稱「天府之國」的四川，匯聚了漢、藏、苗、羌、回、蒙、滿、土家和傣族的居民，文化豐富，民間信仰多樣。除佛、道、儒的佛寺、道觀、文廟、武廟、孔廟、禹王廟，還有藏、蒙族的喇嘛寺院等。四川佛教勝景如峨眉山金頂（P.13上圖）

的十方普賢菩薩像、樂山半屏山壁的石佛（P.13下圖）等早已聞名。孩童時的萬墀跟著父親看到的是南充一帶大小佛道寺廟，特別是蓬溪縣寶梵鎮的寺廟令他印象深刻。記得跟著大人，遠遠見漫漫綠樹的青山前，一座廟宇像朵蓮花開出。來到寺廟步上石階見「寶梵寺」大字（P.12下圖）；進入山門，兩尊手持刀劍威風凜凜的哼哈二將塑像迎來；天王殿內，彌勒佛笑呵呵；再上石階是大雄殿，這裡大佛端坐，四壁是彩繪的人和景，衣帶翩飄的佛與菩薩的故事；大雄殿後還有毗盧殿；三進大殿四合院兩旁另有廊廡、樓閣，內供著尊者與羅漢的塑像。這些，萬墀長大以後都不能忘。

明末清初，由於各地移民入川，各地會館先後建立，南腔北調相繼在四川形成各式各樣的川劇。一段時候，萬墀幾乎天天看戲。一到晚上，戲場觀眾滿座。鑼鼓開響，絳帳拉開。臉譜彩妝、烏帽花冠，青衣繡袍的生、旦、老、淨、丑接續出場，跟著小二胡拉奏，唱將起來。有



〔上圖〕
1934年，彭萬墀雙親合影，攝於鎮江。

〔下圖〕
2019年，南開大學校門。圖片來源：熊安賢攝影提供。



一人獨唱、二人對唱外，還有眾人合唱。萬墀兒時所看的川劇已多有所改良，據說戲本由四川六大才子撰寫，多歷史傳說所載：神仙鬼怪、英雄好漢、才子佳人、兒女情長之事。戲角們或載歌載舞，或矛棍劍弓比耍在手；另有藏刀、變臉、吐火、頂油燈等絕活表演。「戲臺上，各色道具色彩搭配，投上燈光，有時還放出焰火，燦爛瑰麗，氣象萬千。這種舞臺變化真是神奇如夢。這些色彩音響動態將孩子的心飄然搖曳，是充滿溫馥歡樂和愉悅難忘的記憶，如詩如夢般儲藏在心裡。」這是彭萬墀後來的追憶。

跟著父親看廟裡的神佛，看臺上的戲角，小童萬墀回到家也開始畫些小人，畫瘦子、胖子。這時四川已有自上海運來的進口洋畫片，父親給他買了一些，他也就學著依樣畫起來。父親任自貢市市長的時候，一位美術學院畢業生來給父親畫像，這幅畫像後來放到成都。這是萬墀第一次見著「畫家」的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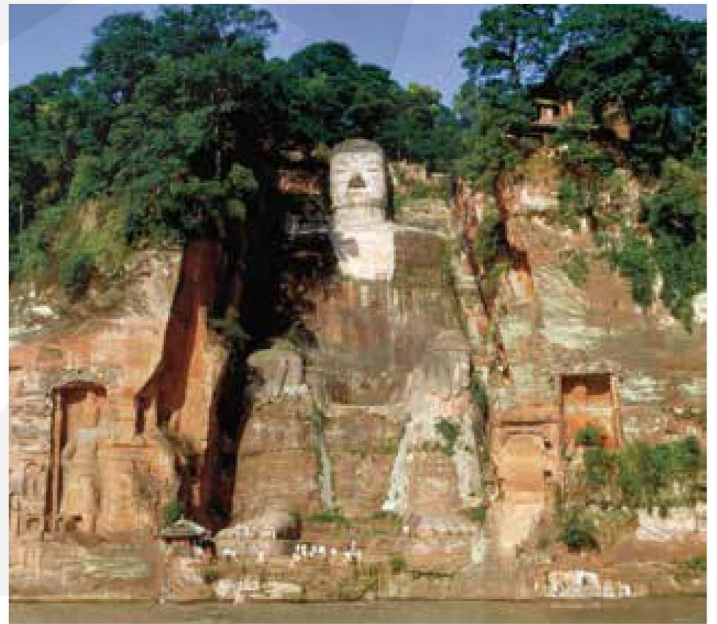
【關鍵詞】寶梵寺

四川中部蓬溪縣的幾大寺廟中，以寶梵鎮（今蓬溪縣迴龍鄉）的寶梵寺最為壯觀。寶梵寺建於北宋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初稱羅漢院，後改名，曾毀於戰火。明景泰元年（1450）重建。依山而建的寶梵寺占地面積6720平方公尺，建築面積1700餘平方公尺。三進複四合院的布局，有殿閣五重，如天王殿、大雄殿、毗盧殿、觀音閣、經樓等；主殿大雄殿氣宇軒昂，內有十幅104平方公尺的壁畫，繪佛教故事《西方鏡》。明成化二年繪作的壁畫筆力遒勁，色彩明麗，被譽為是禪宗秀跡，頗似唐畫家吳道子筆意。



四川寶梵寺入口。

然而，三歲未入睡時的夢魘仍揮之不去。孩子總是想到每每將要入睡的夜晚，令人驚悸的警報聲響，大家都要緊急躲藏。那時聽到警報聲，連狗都要匍伏在地不敢動彈。那是日本飛機來轟炸四川。轟炸後，警報解除，到處房舍毀損，傷亡無數。說來，彭萬墀生於1937年（民國26年）盧溝橋事變對日宣戰後的兩年。當時國民政府已將首都自南京遷至重慶。重慶位在四川，依巴山，鄰長江、嘉陵江，易守難攻。日人攻取無路，只有進行航空進攻作戰、無差別轟炸。中日戰事數年中不僅在重慶、成都，其他中國西南城市也不能倖免。大陸各省人民不是在日軍炮火下家破人亡、流離失所，就是受空襲轟炸死傷無數，對日本人侵華深惡痛絕。而在孩子心靈感受上，是生命的渺小脆弱，人可能遭受的悲慘傷痛事。



【上圖】
峨嵋山金頂日出—景。

【下圖】
樂山大佛—景。

兩顆原子炸彈落在日本長崎、廣島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中國對日抗戰算是終止。雖是戰勝國，但國內問題重重，接來國共鬥爭內戰，雙方誤打誤殺誤害是定數；接踵著學潮、工潮、金融混亂；加上河川決堤等自然災害，人民生活艱難，政治方向無所適從。1948年徐蚌會戰後，國民政府節節敗退，播遷臺灣。1949年，萬墀十歲。跟著父親，拋開了母親及六個兄弟姊妹，經海南島抵臺灣。原本幸福的家庭，由於時局巨變，導致長期分離破碎。

「在國家民族巨大變動洪流中，一種悲壯的歷史感受深深根植在幼小的心靈中。由於父親一生從事政治工作，也就影響到自己後來對近代歷史的特殊興趣。」萬墀在筆記中提到。及長以後，看到世界仍持續紛爭變亂，戰爭災難仍此起彼落。歷史循環著人間蠢事、殘暴事、無享受

【左頁上圖】
三歲的彭萬墀，攝於成都。



〔左圖〕
1946年，彭萬墀（前排左1）
與父母及兄妹合影，攝於南
充。



〔右圖〕
1950年，彭萬墀與父親合
影，攝於臺北。

難事。難道這就如一有生，就有病老死的人之宿命？這種念想成為畫家
長期創作傷痛心靈的來源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十歲·臺北

1949年時局緊張，當父親隨國民政府自南京撤退到廣州時，父親知道大陸不能久留，他必須離開。當然，他要先回四川安頓家人。他趕回成都，想把成都的家搬到萬縣外婆家。他們開車走成渝公路，要先到重慶，再坐船去萬縣，但車子一路拋錨，而共軍已逼近，原來兩天的行程，五天才到重慶。到了重慶，往萬縣的渡輪又有問題。去不了萬縣，

在表舅家暫歇就又全家打道回成都。父親一個人要去搭飛機，離別時刻大家哭得很厲害。父親上了飛機，傍晚 5 點，他又回到家來，說天晚了又有霧，飛機不能起飛就先回家。他說飛機還有空位，一位同事帶了個孩子，建議父親也帶個孩子走吧。父親就問經常跟著他的萬墀：「你想去臺灣嗎？」

「去臺灣，可以看海，好啊！」母親就匆匆為他收拾衣物，第二天跟著父親乘飛機離開成都，經海南島到臺灣。

父子倆看了大海，然後降落在這個他們想來的島上。但是到處陌生，不認識人，到哪裡住呢？一時找不到地方，悽悽惶惶。總算找到了先來臺灣一些時候的另一個表舅，就暫時住在表舅家，才安定下來。但是萬墀開始想念母親了，想兄弟姊妹，他們現在隔得很遠了，隔一個海，一大片土地。

表舅住在日本式的房子裡，有榻榻米，怪新鮮的。跟父親坐著三輪車出去看臺北，臺北有幾棟過去日本政府辦公的建築，很莊雅美觀，後來知道那是仿歐洲巴洛克式的。城中的街道二層樓屋有騎樓、有店家相當好看。較後到郊外去玩，就見到閩南客家的宅屋；臺北武昌街後有城隍廟，萬華有龍山寺，中和有圓通寺，獅頭山有仙公廟。過年過節，許多地方搭臺唱歌仔戲，這跟四川還有些相像。

一些時，父親到立法院上班。入秋以後，萬墀到復興小學上學。那時臺灣的小學教師大多受過日本教育，教學非常認真，對學生很嚴厲，小朋友經常要被打手心，全班被罰跑操場，但是把小朋友教得又聽話又用功。小學生彭萬墀因想念母親，心中常悶悶不樂，不太能專心讀書。



[上圖]
由陳奇祿題字、位於臺北市的「臺灣省城隍廟」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[中圖]
龍山寺正門一景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[下圖]
中和圓通寺一景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攝影提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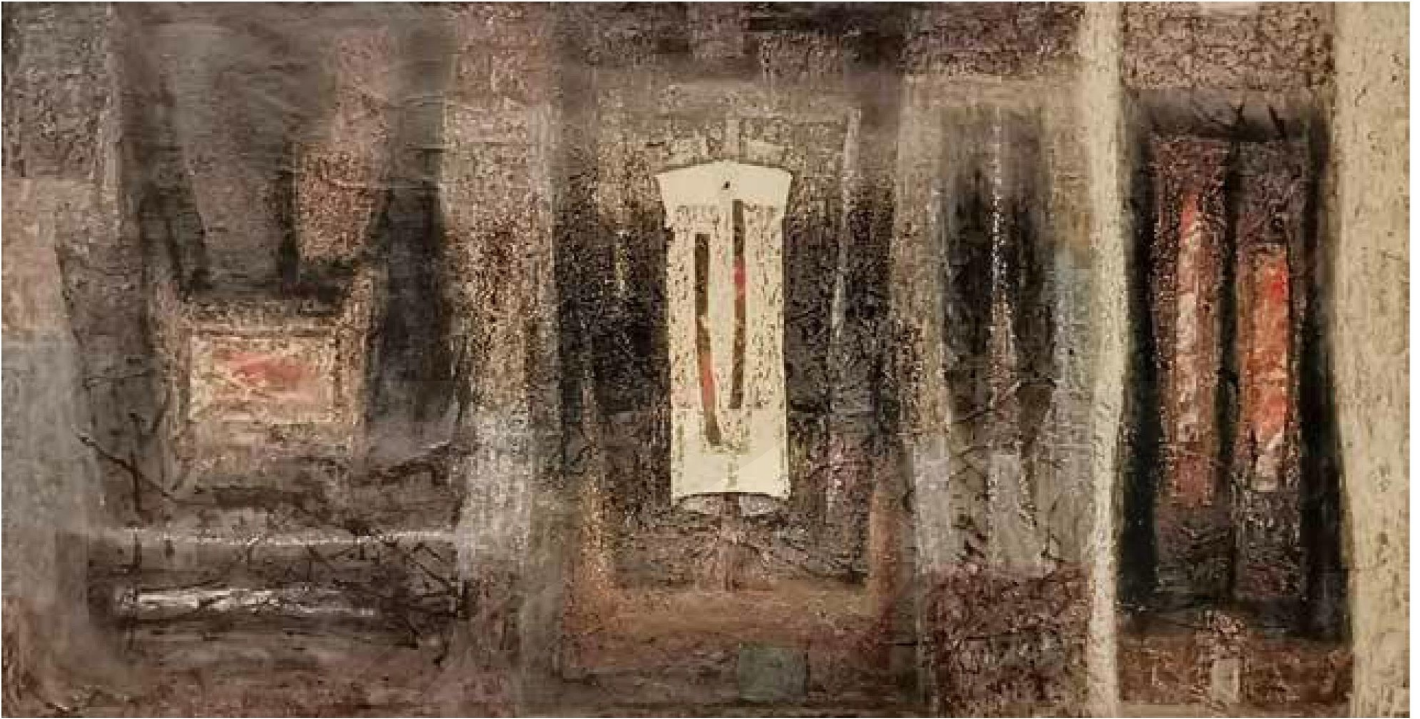
【左圖】
彭萬墀，〈在龍山寺〉，
1960，油彩、畫布，
50×32.8cm。



【右圖】
彭萬墀，〈斷頭臺上的真理〉，
1961，油彩、畫布，
146×114cm。

初中聯考，考到新店文山中學。

此時家搬到廈門街。初中在文山中學唸書，可以自廈門街的螢橋火車站乘短線火車，經古亭、公館、水源地等站到新店碧潭去上學。那時鐵路旁一些竹籬笆的低房屋，牽牛花繞在矮樹上，還有幾小方菜園和一些野地。清晨黃昏天空變幻著霞光，燒煤炭冒著灰煙的黑色火車開得很慢，動不動一聲氣笛要過平交道了，遠遠的平交道欄柵就降下，火車通過又放一聲汽笛。這原是頗美妙的上學小旅程，卻有一段時候，車每每經過一片空曠的野地，野地上一具具白布蓋著的東西，聽說那是剛執行死刑完的思想犯。一個星期六中午，學校早下課，初中生萬墀瞥見那些屍體尚未蓋上白布，好奇忍不住跳下火車。「走近前去察看，只見死屍



手足僵硬如雞爪，渾身挺直頭部仰後，頸部顯得特別拉長，下巴到頸部間冒出短短的鬍鬚，格外清晰奪目，加上滲出未乾的鮮血，真是驚心動魄，這樣觸目的慘烈悲劇形象，使少年的我驚恐萬分。」彭萬墀後來記下。

原來，國民政府退守臺灣繼續反共，防共極嚴，政治全面管制，進行思想控制。五四如胡適的新思潮仍教給學生，但左派馬克思共產思想絕對嚴禁。當然，共黨間諜滲透也十分厲害。是共諜？是左傾思想者？逮捕後輕者監禁，重者格殺，即有令少年萬墀看到的驚心場景。少年想，如果是左傾思想者，極左傾後可能要訴諸行動，就成為執政者認為的干擾社會安定的反動者。如果是共諜，這邊是違法死刑犯，那邊可要列為犧牲者烈士？漢司馬遷寫《史記》，不容於朝廷；楚屈原寫《國殤》，為哪一國而殤？



【上圖】
彭萬墀，〈屠殺〉，1962，
油彩、畫布，100×180cm。

【下圖】
彭萬墀，〈紅與黑的抽象組合〉，1963，油彩、畫布，
60×83cm。



彭萬墀，〈藝術家之父——彭善承畫像〉，1960，油彩、畫布，83×60cm。

彭萬墀由此引發出各方面無盡的詢問和反思。

「離開母親的傷痛一直留著，由於個人痛苦的際遇也形成了對人生經驗反思的個性。」彭萬墀喜歡想，更喜歡畫。他還表示：「從有記憶以來，就熱愛畫畫，到臺灣之後，家庭離散的悲傷苦悶就更常借（按：藉）作畫來抒發自己的感情。想到外祖母原是美術老師，聰慧的大哥也善於繪畫，愛在閒暇時勾畫些生動歷史人物。這些對我影響一直很大。但是我自已覺得那個少年時還談不上什麼藝術表現，只是養成了以描繪為表現生命的習慣。」

除了畫畫，這位少年開始

喜歡看課外書。在文山中學，他遇到很傑出的教師。教數學的張老師，常在正課之後給學生講述一段法國文豪雨果（Victor Hugo）的《悲慘世界》，這是他認識西洋文學的開始。由文山中學考入師大附中，他就大量閱讀翻譯的西洋文學名著，以法國和俄國小說為主。他沉想於雨果、羅曼·羅蘭（Romain Rolland）、托爾斯泰（Leo Tolstoy）、屠格涅夫（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）等作家的人文關懷。特別是羅曼·羅蘭的《約翰克里斯朵夫》，在這部長篇小說中，剖視了人心靈的內面、藝術工作者情操的追求、以及歐洲文藝活動的討論，和對巴黎多姿多彩的描寫，重要的是對希臘精神與基督教文化的內涵真髓的思辯，給他很大的啟發。另外，屠格涅夫的《父與子》也給他巨大的震動，那種描寫個人的絕對追

求和對事物冷靜主觀審視的人生態度。

中學後，彭萬墀勤習書法，父親又督促背誦四書、唐詩、《古文觀止》。後來又請了一位精通舊學的長輩來教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資治通鑑》等，每週都要背誦。當時雖然辛苦，後來慢慢領會，才知道獲益匪淺。

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（今師大附中）有許多教學實驗，音樂、美術課到特別的音樂教室、美術教室上課。音樂教學除了唱歌，有名曲欣賞。記得最先聽孟德爾頌（Felix Mendelssohn）的〈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〉和貝多芬（Ludwig van Beethoven）的〈命運交響曲〉。優美憧憬與不撓的意志化為動人的樂音，引領彭萬墀一輩子愛聽西方古典音樂。較後他在莫札特（Wolfgang Amadeus Mozart）的鋼琴協奏曲和威爾第（Giuseppe Verdi）的歌劇裡，聽到更多人類精神的卓越與崇高。

在美術教室裡，一天見到梵諦岡西斯汀教堂頂棚米開朗基羅（Michelangelo）的壁畫圖片〈創造亞當〉。一時，十五歲的彭萬墀如雷擊閃電般被打動。西方文藝復興的米開朗基羅，畫天地造物，畫神創造人，何等的藝術家！達文西（Leonardo da Vinci）的〈蒙娜麗莎〉（P.62左圖）和拉斐爾（Raffaello Sanzio）的〈聖母與聖嬰〉也在這時候認識到的。高中時，臺北新公園的臺灣省立博物館（今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國立臺灣博物館）舉辦了西班牙畫家哥雅（Francisco de Goya）的油畫複製品和版畫展，彭萬墀也去看了，哥雅對人反諷粗暴殘酷的描繪給他另一種難忘。西方藝術，太令人嚮往了！那時，西方美術資料在報章雜誌上零星可見，他最得益於美國《生活雜誌》（Life）對西方繪畫的介紹，也常到牯嶺街的舊書攤去找圖片資料。

由於父親一位友人的介紹，彭萬墀認識了蔣碧微女士，這位中國著



1959年，二十一歲的彭萬墀與父親合影，攝於臺北。

彭萬墀，〈港口〉，
1961，油彩、畫布，
54×65cm。



彭萬墀，〈淡水河〉，
1961，油彩、畫布，
60×83cm。



名留法藝術家徐悲鴻的夫人也長期留法。她原習音樂，但對美術很有認識。蔣女士與徐悲鴻離異後到臺灣，住在臺北市溫州街。萬墀到她家中請教，蔣女士很親切地把羅浮宮藏品全集給這位嚮往美術的少年看，他的激動可想而知。

要考大學了，當然志願藝術系，沒有第二選擇。考藝術系要考術科，聽說要請老師補習。彭萬墀並沒有找老師補習，他想自己從小就畫畫，中學以後幾乎天天畫，手不離紙筆，不需要補習吧？此時臺灣只省立師範大學有藝術系及藝術專修科（1967年升格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），術科通過後依學科成績先後錄取。當時愛好文學、藝術的中學生，因數理科較差無法進入情況，常感高中畢業考和升學考的壓力。師大附中寫詩的方莘、喜歡戲劇的邱剛健和愛好美術的韓湘寧、彭萬墀，面臨畢業考的數學、物理都頭痛，幸好師大附中的老師們近人情，說他們都是藝術人才，統統給他們通過吧！平日教學嚴格，到時體諒學生，真是恩師！大專聯考發榜，彭萬墀為師大藝術系專修科錄取。第二年文理分組，重新參加聯考，考進了師範大學藝術系。

「一方面因失去幸福家庭，另一方面因升學壓力，經過了一段沉悶、鬱傷的歲月。好在師大附中學風活潑自由，老師同學感情真摯和睦，是童年到少年時的安慰。」彭萬墀是這麼想的。

另一方面，彭萬墀在臺灣生活的十六年中，幸得侯銘恩夫人陸宛仙女士的長期關愛和照顧，是他終生感念的恩人。

【關鍵詞】

米開朗基羅的壁畫〈創造亞當〉

義大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米開朗基羅，1508年初，受天主教羅馬教宗尤里烏二世（Julius II）之請，為羅馬梵諦岡西斯汀教堂繪製天棚畫。壁畫的主題原應是星空背景的耶穌十二使徒，但米開朗基羅另取材自《聖經》舊約首篇〈創世紀〉。他畫〈上帝分開光明與黑暗〉、〈創造〉、〈墮落〉、〈大洪水〉、〈諾亞方舟〉等場景。中心即是最著名的「創造」中的〈創造亞當〉（彭萬墀當年筆記中記為〈亞當之生〉），雲端的上帝由天神天使簇擁，上帝手指一伸，亞當即誕生。此整幅天棚畫尺幅280×570公分，由米開朗基羅一人獨自工作，自1508年畫到1512年，為期四載。



米開朗基羅，〈創造亞當〉，1510-1512，濕壁畫，280×570cm，西斯汀教堂壁畫。